

189133

中野公人信
秋三載飲海草者中龍池居至伯亮
止付万福心以為慰
尊心期以用不六慶優成即第與名安順
無任祈祈有典在仙同二十日六料甘度
遠適為神在明博儀政新字神明
此致公人信

君中第矣遂強目拙遺去其子疎神族之時
有校改詩文贖義掃葉後生如無
時如何如龍宗各楷據云為仍即覽一
西槎差遠明其於此詩一二意謂如計
此能一為虛植名拙知即印成多其交
陳已梓春序帶上世母元小鋼回為宋
在致前兄諸文初評既後了者已略

尺牘不及一紙端望
 壽銅送及前兄某頌及
 遠能却回言由使中知
 力能一招本李衣宋刻神
 更情去後後後思、後者而
 此陳以順紅
 傳安不賜姻不為
 前李中親李
 賜書能若
 封函使中
 能下為事
 有懷友
 有女男

目 录

- 一、孙衣言兄弟逸事……………缪天华 (1)
- 二、孙诒让的著作与交游……………王超六 (3)
- 三、孙仲容先生年谱简编……………张宪文 (10)
- 四、书法家杨绍廉……………杨作雨 (21)
- 五、谈龙山塔、忆西山塔……………林炜然 (24)
- 六、东南小邹鲁——瑞安……………俞大文 (27)
- 七、爱国华侨任岩松先生传……………俞海 (31)
- 八、治水模范戴新泮……………赵三祝 (36)
- 九、洪筱湘先生传略……………陈謐遗作 (39)
- 十、抗日爱国将领朱炎晖……………乐加楠 (40)
- 十一、清末瑞安的留日学生……………许世铮 (42)
- 十二、随笔——两难 (炜)
- 十三、瑞安文人在外最近动态 (待续)
 岩画专家陈兆复 剧坛艺苑黄宗江 天文学博士孙义遂

孙衣言兄弟逸事

缪天华

孙衣言先生是孙诒让的父亲，孙锵鸣先生是衣言的弟弟，即孙诒让的叔父。中国人名大辞典云：

“孙锵鸣，衣言兄，字渠田，道光进士，入翰林，……累迁侍读学士。以言事忤当局罢归，主讲上海龙门书院。善书，有止庵遗书。”

可是根据姜亮夫编的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，知道孙衣言生于嘉庆十九年（一八一四），卒于光绪二十年，享年八十一岁。孙锵鸣生于嘉庆二十二年（一八一七），卒于光绪二十六年，享年八十四岁。因此可知中国人名大辞典所谓孙锵鸣，衣言兄”的“兄”字，实常作“弟”字。又孙锵鸣手写的“家训随笔”云：

“余兄弟三人，兄大仆公，长余二岁（按“二”字疑是“三”字的笔误），弟子俞，少余八岁。”

这更是一项确证，朱芳圃撰的孙诒让年谱前面有瑞安孙氏世系表，也明明地列举：“衣言、锵鸣、嘉言”三兄弟。子俞即是嘉言的号。中国人名大辞典误“弟”为“兄”，日本大汉和辞典也沿袭其错误，道虽是无关重要的细节，却也是应该加以改正的。

衣言字锵闻，号琴西，晚号逊学，浙江瑞安人。道光三十年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官至太仆寺卿，乞休归。著有逊学斋文钞。鸣锵字韶甫，号渠田（一作蕤田），确号止庵。著有止庵遗书。他们两个人都以善于书法闻名。我的老家的厅堂楹联，大多数是琴西先生的手笔。我记得堂前有一副对联云：“大翼垂天九万里，高松拔地三千年。”瘦硬劲健的柳公权体，就是琴西所书写的。其余的对联，现在只能记起半联浙句，记不完了。

我家中堂上边有一个匾，写着“玉荫堂”三字，每个字约二尺见方，黑地金字。右边题着“光绪甲辰”，左边是“孙衣言书”。有一次，家里来了客人，聚在中堂聊天。突然我的一个表哥仰头望着那个匾额，说道：

“奇怪，怎么这‘玉荫堂’三个字，侧笔取姿，不像琴西先生的字，倒像是渠田先生写的字呢？”

“你们不知道这其中的底细，”当时有一位博闻的姑丈在场，他指着“玉荫堂”的匾额向我们说明道。“琴西先生最擅长写楹柳那样大小的字，不善於榜书。所以这‘玉荫堂’三个大字是他叫他的弟弟代写的，却由他自己落款。”

“怪不得一般人看不出来！”

“这有。”姑丈又补充道：“渠田先生的字是学苏轼的，‘玉’字写得太奇侧了，而且‘玉’字笔画少，不相称，后来又叫一位姓薛的补了一个‘玉’字，现在看起来，这‘玉’字端端正正的，和‘荫堂’的用笔固然不同呢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可见笔法到底是各人不同的啊。”表哥若有所得异常高兴地道。

我的祖父喜欢收藏名家的书画，於孙氏昆仲的墨迹收藏特多，但如今恐怕都已散失，就那块匾额是否无恙也不敢说了。前几年，我曾经看见故宫刊物上载着孙衣言和琉球使臣笔谈的笔迹，衣言写的是行草，有黄山谷的家书体，潇洒自如，琉球使臣写的是正楷。可惜我手头没有这资料，没法影印出来供读者欣赏。可是，这次却走幸运，获观前面已提到饒鸣先生“家训随笔”的手迹。

这“家训随笔”藏于其裔曾孙孙铁铮兄家，承他慨然供给我观赏，真是难得的机会。它一共有九叶，写在八行红直格的日记本子上，黑色黯淡，而仍然颇见纯熟道劲的笔力。“家训”写于光绪丙申（二十二年），是在他的八十岁的晚年写的。前面有一段小引云：

“余年八十矣，瓦霜风烛，余生几何！雨日近又加晚，看书遇字小墨淡者，竟模糊莫辨，过此恐昏花益甚，不能作字。乘兹一隙之明，毕所欲留训子孙者，思虑所及，随笔书之，用付省览，期于寡过，勿坠家声云尔。时光绪丙申元正十四日。”

他对于读书主张要有心得，要能实践。“家训随笔”开头就说：

“做人道理，四书六经言之详矣。苟能身体力行，随时随地反观内省，上之可为贤为圣，下之亦不流为小人之归。保身保家在此，他日建功立业亦在此，切勿书自书，我自我也。”

他推重宋儒。视学广西的时候，尝刻近思录一书，分给优等生员。他说：

“大约做人道理，多看宋儒书有益。近来重汉学，薄宋学，人心风俗日坏矣，可叹。”

他在下面很详细地记载考试的事情：

“幼与太仆同学，出就外傅则同师。十三岁同应童子试，雨试俱黜，十六岁县试，兄第一，余第五，府试，余第一，兄第四。明年院试，余复第一，兄第三。……学使为陈硕士侍郎，极赏余池塘生春草之起句：东风吹梦断，芳草已离离”。谓有方家笔意。……”

他先中进士，而他的哥哥竟迟数年才中，他说：“兄于时文功最深，乃……迟余七科而后中，不可解也。”

他们兄弟之间，手足情深，互相关心，几乎相依为命。他们在北京候试期间，因为旅居不易。各觅馆以资糊口。他在“家训随笔”中说：

“兄馆于汉军季氏宅，在西四牌楼之北，余馆于米市胡同廖氏，相去几二十里。一日早起，季氏人来言：兄夜间为煤气所中，神色有异。余闻之，跃而出，蹣跚行里许，始就车，又恐骑之不速也，复下车走，跛仆者再，仍上车行，及至季馆，兄已平复啜粥矣，相见且悲且喜。又一日，余病疫，兄日出城来视，稍剧则留住余馆，延医量药，夜不解衣睡，调护甚至。盖我弟相依为命也。”

“家训随笔”的后面似乎未完，而且有的地方漫浓模糊，字迹很难辨认，大概是因为他的眼睛昏花时所写的。

渠田先生的止庵遗书我未看到，瑞安书法家池志微（云珊），自言是他的弟子，曾经写了好些他的老师渠田先生的诗，都非常佳妙。我以前记得好几首，兹录在这里：

“老去情怀不识春，寒花气味却相亲。

可能移赠枝三雨，来伴东篱落莫人？”

这首诗的意境高妙，我非常喜欢吟诵它，觉得不减宋人诗的冲淡风味。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读到止庵遗书，我相信其中必定有许多佳妙的诗篇，供作我们后人吟味欣赏。

孙诒让的著作与交游

王超六

(一)

一代经师孙诒让，字仲容，晚号籀廬，浙江瑞安人，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，卒于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。关于他的生平，清史稿482卷为他列过传；章太炎又为他作别传（见《太炎文录》）；张謇又为之作墓表（见《瑞安县志文征》）；朱芳圃、宋慈抱、薛钟斗和他的哲嗣孙延钊（孟晋）分别为他作过年谱。一九四七年，《浙江学报》创刊号，曾为孙诒让诞生百年出纪念刊；一九六三年，杭州大学出刊《孙诒让研究》；台湾省文史哲出版社也出版了王更生撰写的《籀廬学记》，还有其他书刊。

孙氏的父亲衣言，官翰林院侍讲、江宁布政使、太仆寺卿。文承桐城，学宗永嘉；建玉海楼藏书，为晚清浙江的著名藏书楼之一。诒让幼承家学，好学深思，著作达三十余种；章太炎说其书已成者二十六种，未成者七种别有题跋书牍之属，不在著纂者，不可胜纪。有家刻本、湖北楚学社刻本、商务本、中华本，又有影印本。最近山东齐鲁书社分次重刊《孙诒让遗书》三十种。在这里不作全面的概述，和理论的探索，仅就其著作分为（一）著作类别、（二）主要著作、（三）著作转变、（四）著作特色等四个方面加以浅述：

一、著作类别 孙氏十三岁时，即作《广韵姓氏刊误》。《四部别录》亦少年时信手札记。十八岁著《白虎通校补》，廿一、二岁作《温州经籍志》三十六卷。有廿年以来，草稿屡易而成的《周礼正义》；有覃思十年，略通其义的《墨子闲诂》；有蒙治古文大篆四十年的基础上而成的《契文举例》。其类别：经学方面有《周礼正义》、《周礼三家佚注》、《大戴礼记斟补》、《尚书骈枝》、《九旗古义述》、《六历甄微》、《周礼政要》等。诸子方面，有《墨子闲诂》、《商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鬼谷子校记》等。文字学方面，有《契文举例》、《名原》、《古籍拾遗》、《古籍余论》等。校勘方面，有《礼移》、《十三经注疏校记》、《佩觿余录》、《孔子家语校记》、《亭林诗集校》、《文附集外诗》等。目录学方面，有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、《温州经籍志》等。纂辑地方文献方面，有《温州古甓记》、《永嘉丛书札记》、《永嘉郡记辑本》、《瑞安建置沿革表》、《嘉庆瑞安县志勘校标注》等。礼器方面，有《宋政和礼器文字考》、《趁竺藏器释文》等；均载在《籀廬述林》。未成书有《温州杂事诗》、《永嘉四灵集笺异》、《经移》、《大小篆沿革表》。

二、主要著作 以《周礼正义》、《墨子闲诂》、《契文举例》为最著。简述如下：

《周礼正义》 《周礼》一书，为经典最重要书籍，亦为历代经学家争辩最激烈的书籍。孙氏批评宋元刻本所以错乱原书的而貌，是因为不懂经文多有古字，注则多以今文易之。他则依《尔雅》《说文》正其训诂，古文篆隶，校其文字。从古义释古经，用古文校古书。又与其他经书，参互比较，以求良诂，故能得其真谛。

孙氏自序云：“处今日而论治，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。”这说明了通经致用是其要旨，这是宗于永嘉学派的。吴士鉴对此作了奏折说：“治让之学，淹贯中西，博演今古，而尤以通经致用为急。周官一经，乃政教所由出，先圣经世大法，节目至为精详。今日泰西诸强国，其所以道国明民者，往往幕符而遥契。爰博稽制度典章，阐明微言大义。采汉唐以来，迄于乾嘉诸儒学说，参互证绎，以发郑注之渊奥，纠贾疏之缺遗，成《周礼正义》八十六卷。至是周官礼之宏意眇旨，皆可措之施行矣。论者谓二百年研经之士，未有此巨作也。”

孙氏在此书略例十二凡说：“古经五篇，文繁事富，而要以大宰八法为纲领。”历代学者对八法曾予重视，但把它揭示出来，当作全书纲领，尚是创见。黄侃说：“孙仲容以八法为纲领，求条例，括纲要，庶几乎力鲜于思寡，省竹帛之浮辞，免烦碎之非议乎！”（《礼记略论》）康有为说：“先生于礼学至情，独步海内，与吾虽有今古文之殊，然不能不叹美之。”

孙氏自序云：“我朝经术昌明，诸经咸有新疏，斯经不宜独缺，遂博采汉、唐、宋以来，迄于乾嘉经儒旧说，参互证绎，以发郑注之渊奥，裨贾疏之遗缺。草创于同治之季年，始为长编数十巨册。”梁启超说：“此书与黄敬季的《礼书通政》，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了。此书重要义例，有如下诸点：其一，释经语极简，释注语极详；其二，多存旧疏，声明来历；其三，虽极尊郑注而不墨守回护；其四，严辨家法，不强为牵合。综而论之，仲容斯疏，当为清代新疏之冠。”（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200页）

竟太炎说：“以为典英备于六官，故疏周礼。郑贾公彦《周礼疏》多隐略，世儒往往傅以今文师说。而拘牵后郑义者，皆仇王肃，又糅杂齐鲁间学。治让一均依古文弹正，郊社帝裕则从郑，庙制昏期则从王，益宣究子春、少贛、仲师之学，发正郑贾凡百余事，古今言周礼者，莫能先也。”

《墨子闲诂》《史记》于先秦诸子，自儒家外，老、庄、韩、吕、苏、张、孙、吴辈，皆论列言行，为之作传。于墨子则仅附在孟、荀之末，尚不能确定其年代，更不要说其行事。汉晋以后，墨学几绝。古文脱误，又多奇字古文，文体繁变，奥衍隐曲，非精究形声通假之原，无由通读。孙氏又依《尔雅》《说文》正其训诂，古文篆隶校其文字，发现奇字，解释古义。复集历来各家校勘解释，互有异同，是者从之，非者正之，缺略者补之，成《墨子闲诂》十五卷。他在经子训诂和古文字学上的成绩，光芒万丈，是与孙治让的名字分不开的，所以能将二千多年来一直埋藏的墨子，重见天日，公之于世。此书问世后，厘然可诵。研究墨子者，接踵而起，有张纯一的《墨子闲诂笺并校补》王景羲的《墨商》，李笠的《墨子闲诂校补》刘昶的《续墨子闲诂》蒋礼鸿的《墨子原诂述略》陈汉章的《墨子闲诂批校》陈柱尊的《校补余言》等，其他见于读书札记、报章杂志者甚多。

俞樾（曲园）为之作序云：“整纷剔蠹，脉摘无遗。旁衍之文，尽还旧观。讹夺之处，咸秩无紊。自有墨子以来，未有此书也。”

梁启超说：“《墨子闲诂》释古训，正错简，识胆绝伦，辨伪眼光远出诸家上。其附录及后语，考订流别，精密闳通，尤为向来读墨子书者所未见。自此书出，然后墨子人人可读。现代墨子复活，全由此书寻之。古今注墨子者，因莫能过此书，而仲容一生著述，亦以此书为第一。”

张謇《孙征君墓表》说“《礼义》《墨诂》世久承诵。日本学者且远致而传习之。”

《契文举例》 孙氏主张从文字演变史实中，推求文字源流。在一九〇四年看到刘鹗《铁云藏龟》以后，即说：“今就所通者，略事甄述，用补有商一代书名之佚，兼以寻究仓后籀前文字流变之迹。”即立志成《契文举例》一书，是甲骨文字学创始之书。其所以名之者，以文字之兴，原始于书契。契字为契。《诗大雅·彤弓》云：“爰如爰谋，爰契我龟。”毛公训契为开，“开”“刻”义同，是知契刻又有施之龟甲者。他是试探甲骨学的第一人。他开辟了后来学者以甲骨文、金文证经典，以经典证甲骨文、金文的新途径。

郭沫若于一九六四年初夏，专程来温州瑞安参观孙氏藏书《玉海楼》，兴致勃勃，挥毫写了琴条：“甲骨文字之学，创始于孙仲容，继之者为王观堂，饮水思源，二君殊可纪念。

唐兰在《甲骨文编序》中述及孙氏在古文字学研究的总方向时说：“溯其本原，本其流变，湮没者发明之，佚误者校正之，合之可以征社会之演化，析之可以考一字之历史。”这是对孙氏甲骨学最精简的总结。

三、著作的转变 自“马关条约”、“辛丑条约”订立后，丧权辱国，莫此为甚。孙氏愤慨时艰，奋发图强，写《周礼政要》即变法四十篇，以为周礼一经，政治之精详，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，若合符契。见诸行动者：如创办瑞安学计馆，创办务农会。再如《记瑞平化学学堂缘起》说：“周礼地官圉人掌土地之法，以物地相其宜，而为之种，此植物之化学也。墨子及淮南子书，有螽蟴之论，此动物之化学也。……迨来中土士大夫始知自强之原，莫先于兴学。内而京师大学堂，外而行省公私学堂林立，无不以化学为首务，而温州独未有兴者，斯不可谓非缺典也。”

由于时代的推进，孙氏逐渐接触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，以古证今，以外国证中国，白天学习新学，夜晚钻研古学。从时间安排上，把科学技术的学习，放到首要的地位。

当时日本学者观森鸿极慕孙氏之学，请师事之。孙氏复信说：“近者五洲强国竞争方烈，救焚拯溺，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，不佞曩所业，固愧当狗已陈，屠龙无用，故平日在乡里未尝与少年学子论经子古义，即儿辈入学校，亦惟督课以科学。”

四、著作的特色

（1）人读书受书之益，孙氏读书，书受其益。

孙氏学问博大精深，建筑在文字校勘学上。所有古籍，凡有古文奇字，或难索解，或欠妥善之处，一经孙氏批校，即焕然冰释。如《墨子闲诂》，使墨学复活。再如《札适》第十一卷批校《系问》，虽分量无多，辽宁省中医研究所医史文献理论丛刊，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以原刻《扎移》进行排印，耿鉴庭教授在《素问今释》序中赞曰：“孙诒让先生对内经之校勘训诂有巨大贡献。”

（2）不攘人之美，不恕人之失。

周礼为上古之书，文繁事富，郑注所以解经，贾疏所以释注。孙氏依经决注，依注决疏，曲折无疑滞，使读者了然于怀。凡前人所述，皆著其名。每述一人必穷源，去其重复，分别主次。梁启超说：“胡竹村《仪礼正义》袭用贾疏盖不少，而每没其名。仲容则绝不攘善，于著作家道德守之最严。”

孙氏对他人之失，亦不宽恕。如俞樾是一代学者，又是他的父执，素以年伯称之。学问上有不同意见，在《扎移》中批驳。俞樾为《扎移》作序曰：“仲容学过于余，而年不及

余。好学深思，吾知经史之待治于仲容者正无家也。”

(3) 从古董鉴赏中解放出来，创始甲骨学。

甲骨文从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发现后，仅发现而已。之后，丹徒刘鹗作《铁云藏龟》亦仅作古董鉴赏而已。后经孙氏的研究，才创始了甲骨文字之学。发扬光大，踵事增华，遂至今日，蔚为大观。

郭沫若说：“大抵甲骨文字之学，以罗(振玉)、王(国维)二氏为二大宗师。在王之前，瑞安孙诒让有《契文举例》一卷，其书成于1904年，未行于世。1913年王国维始于上海旧书铺发见手稿。其原稿，今入罗氏所刊行之《吉石庵丛书》”(郭沫若全集195页)亦云幸矣！一说此书撰毕，即以原稿寄端方。辛亥革命爆发，端方死于蜀中。以遗书散出，入王国维手。又有一说，此稿系孙氏生前寄给罗振玉的，罗留其稿到孙氏死后即行。

王国维说：“书契文字之学，自孙比部(诒让)。而罗参事(罗振玉)，而余(王氏自谓)所得发明者，不过千之二三，而文字之外，若人名、若地名，若礼制，有待于考究者尤多。”(类编卷首序)

(4) 从废墟中发现晋砖而成书。

孙氏以营先人之墓，路过邑(瑞安)之二十四都下湾，登山观之，发见零砖满地，检视其文为晋泰和三年(308年)之物。选择其完善的数块带归，为之惊叹。盖各乡旧砖先土甚多，当地的樵夫与牧牛羊者见以为常，不知为古物。村农取以措房叠灶，率多毁灭。今之所仅存的，乃千百中之一、二。所获之瓦，其文字多完具可读，因刻为《温州古甃记》通八十余种，为一卷。其字划奇古，篆隶皆备。异文流布，多与汉魏六朝碑版相合。后拟摹刻字体花纹为《百晋精庐甄录》，而工匠不能胜任。其版样初存留于玉海楼的，不过四、五、六而已。

(5) 书眉行间，蝇头细字，朱墨纷错，弥足珍贵。

孙氏治学严谨，丝毫不苟。凡书必择善本读之。书眉行间，蝇头细字，朱墨纷错，片纸只字，亦足珍贵。有的书中，还夹有墨笔浮扞，不是他亲手所书，但文中有“诒让案”字样，其中一条，有朱笔手写字迹，足证此浮扞，亦是孙氏校文。可能本是批在另一本上，请人抄录，粘贴在一起，以便于撰作的。

时代在前进，学术在发展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孙诒让的著作，经过后人的发挥与发展，发现其独到处，也有未见处，发现其周密处，也有疏忽处。其对甲骨文字学首创之功，与墨子复活之功，与周礼新疏之功，是不能磨灭的。

孙氏的著作，得到著名学者很高的评价，已在文中提述者外。

鲁迅说：“清末治朴学的，不止章太炎先生一个人，而他的声名，远在孙诒让之上者，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，趋时，而且还“造反”。《鲁迅全集》第五卷434页。

蔡尚思说：“他(孙氏)的学问既精又博，于书本外，兼研古籍物，非章太炎、刘师培可比，更为其他前后许多大师所不及。”《中国文化史要略》75页。

徐世昌：“籀庠学承永加，而所致力，则近亭林。博治群籍，咸有述造。其专心尤在《周礼正义》一书。先是，浙江为三礼之学者，有秀水盛世佐、乌程沈蕙兰、临海朱世莘。

至籀而后集其成。先河后海，其源远。上述籀学案》。《清儒学案》卷192

蒋维乔说：“诒让著作甚多，大概不出经学、小学范围，诚不愧为清代三百年最后之朴学大师也。”《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》第五章考证学派第五页

胡朴安说：“据甲骨文为学术之研究者，当推孙诒让。孙氏著《契文举例》，椎轮伊始，虽未能洞悉奥隐，然为研究甲骨文者之先导。三十年前，有此甲骨文例之刊作，可谓难矣。

据全文而研究者，以孙诒让《名原》、《古籀拾遗》、《古籀余论》如字形字音字义之考证，较为详尽。用甲骨文考证金文者，当推孙诒让之《名原》，为研究古文字学之一条路。（中国文字学史594页）

又说：“瑞安孙诒让《札移》，甄录尤雅。孙氏之说，在其《札移》卷三中，计三十九条，驳毕氏（沅）之说者……”。《中国训诂学史》227页

胡适说：“孙星衍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顾广圻、俞樾诸人，对于经学与子学，检直没有上下、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。到了最近世，如孙诒让、章炳麟诸君，竟都用全部精力，发明诸子学。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庸品的诸子学，到此时代，竟成专门学。《中国哲学史》大纲9页

（二）

孙氏少随父，宦游于江淮之间，颇大。衣言有政声，道德文章，夙负重望，所交皆绩学之士，学有专长。如陈奂治诗，黄以周治礼，戴望治春秋，李善周兰治数术，梅曾亮、王闿运、吴汝纶治词章，俞樾、张文虎、汪士铎、谭廷献治百民等皆为父执。诒让趋之求教，父执亦乐与之交，因之学问大进。又广设名流，交游广阔。有达官显贵，如端方、张之洞，有乡里布衣，如王景羲、杨绍廉，有维新派如康有为、梁启超，有种族革命派如章太炎，有莫逆之交，如黄绍箕、宋平子，有忘年之交分为两方面，一方面在前辈中，他年最少。如南皮张之洞、吴县、潘祖荫台集都下知名士于龙树寺，为兼葭簪雅集。参加者，有李慈铭、王闿运、王懿荣、赵之谦、王莱等十九人以孙诒让年最少。另一方面，在青年中，他年最大。如同里青年朱质夫学习博物科学，孙氏喜为之交，称其为“先生”可见其爱好科学，奖掖后进，兹择大要者言之。

与张之洞，字香涛，孙氏于清同治六年，中举人，出于张之洞门下。在《周礼正义》自序中，称为南皮举主。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，张之洞奏表保荐。略谓孙某，群经诸子，靡不研精，淹雅宏深，著书甚富。久负士林宿望。近年讲求时务，实能会通中西古今学术治术云。孙氏不赴。张办存古学堂于武昌，电聘孙氏为总教习，孙又不赴。戊戌政变，六君子被难。徐锡麟之案，秋瑾被捕。乐清新山歌案，陈梦熊被陷，孙氏均向张之洞乞予营救求援，面张有难色。孙致永嘉张羲孟（志瑛）书中，有云“广雅师负中外之望。戊戌、己亥两次改政。师委蛇其间，无所建白，不佞深不为然，不免腹诽。”

至于办新政，如兴铁路，办学校。孙氏赴鄂谒见张之洞之后，致书同邑周伯龙云：“铁路一事，香师（张）极表赞成，而以廷议不合，未能开办，所意欲先开矿聚铁，规模略备，再行请旨举办。”孙氏在里创办瑞安学计馆，极得张的赞许。“学计馆”的匾额是张写的，现在尚保留。

与俞樾，字曲园，道光三十年进士，与衣言同年，孙以年伯称之。樾为孙著《墨子间诂》《扎遯》《古籀拾遗》作序。俞著《诸子平议》，孙著《扎遯》均效王念孙的《读书杂志》。梁启超评谓此书(扎遯)少于俞樾的《诸子平议》而精过之。”又说“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，曰俞樾，曰孙诒让，皆得流于高邮王氏。樾著书惟二、三种独精绝，余乃类无行之衰枚，亦衰落期之一征也。诒让则有醇而无疵，得此后殿，清学有光矣。章太炎说、《扎遯》者，方物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，书少于《诸子平议》校阅之勤，倍诸《诸子平议》。

俞樾多门生，如戴望、黄以周、朱一新、施补华、王诒寿、冯一梅、章太炎、吴承志、袁昶等。而孙诒让则却受门生。日入馆森鸿函牍求教，欲以师礼相推。孙覆信云：“某少耽文史，自顾禀资暗弱，无益时需，故益肆贵然自废，恣意浏览。久之累有所窥，则知凡治古学，师今人不若师古人。故某自出家塾，未尝师事人，而亦不抗颜为人师。诚以所治者至平隘，不欲自欺欺人也。”

俞逝世，孙致换联云：

一代硕师，名当在嘉定、高邮而上，方是耄期集庆，齐称乔松，何因萝北蹉跎，读两手议遗书，朴学销沉同堕泪。

卅年私淑，愧未到赵高、张逸之班，况复父执凋零，半悲宿清，今又神为化鹤，粘三大忧爱手墨，生孤落更吞声。

与章炳麟(太炎)，章太炎之意孙氏，是由宋平子介绍的。函牍往返，著作互赠，志同道合，越趋越密。孙之子延钊称其为“未识闻的神交”，他二人在经学上均是古文学派。也都重视文字学的。孙发现甲骨文字学，而章不大赞赏。在民族问题上，俞、孙、章均服膺顾亭林的民族主义学说。又由于时代的推进，章趋向革命，排满反清。俞责以“今入异域，背父母陵墓，不孝；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复，与人书指斥乘舆，不忠。”阻遏其的宣传反清。章太炎却不为所屈，对曰：“第子以经侍先生。今之经学，渊源在顾宁人，顾公为此，正欲使人推寻同性，识汉，勇之别耳，岂以刘殷、崔浩期后生也。”并撰《谢本师，以示决裂》。孙诒让校《顾亭林诗集》有“亡国于今三百年”之句，自署苟棣，不敢露真名。章太炎以为尚畏清法，心有隐痛云。章太炎倡言排满革命，浙江巡抚廖寿丰和章太炎、黄绍箕、陈馥宸、孙诒让知之，促亡日本，得免于难。

章太炎对孙氏推崇备至，为作别传，赞曰：“诒让治六艺，旁理墨氏，其精密足以摩挲致姬汉，三百年绝等双矣。

与黄绍箕(字仲弢)晚清时，瑞安孙、黄二家，功名科第，文章道德并称。绍箕字仲弢，诒让字仲容，又被称“二仲先生”。黄、孙二氏对学问的切磋，著述的观摩，锺鼎金石的认识，函牍的往返，均甚契合。在地方事业上，如学计馆、普通学堂、务农会的创办，反是此唱彼和，就是彼唱此和。在政治上，黄是张之万的女婿，即是张之洞的侄婿，深得其器重。孙之有请于张者都通过黄进行的，在维新运动方面，黄入强学会，孙则创“兴儒会”。孙有“玉海楼藏书楼”，黄则有“参绶阁”藏书楼。孙、黄二氏同受到人民的尊重与怀念。逝世之日，各地来吊丧者各共有数千人。

与宋恕(平子)宋平子为孙锵鸣的女婿，即是孙诒让的从妹夫，得到孙衣言、锵鸣亲自教导，很早就接受永嘉学派经制之学，孙宋二人既有姻娅之谊，又同宗永嘉学派，所以交往

较密。宋到过上海、南京、湖北、北京、杭州等地，又到过日本，广泛结交名流，游说变法，与维新派人物友善，与章太炎甚密。戊戌政变，孙为六君子营救。有一次，逮捕革命党人密张布。章太炎欲取海道，趋向孙氏求救。平子以告孙氏，孙氏笑且曰：“吾号无长德中正之官，取没于胆，伏胜诸焉绅怯懦畏事者，自有馆舍可止宿也。但章未果行。

孙六十诞辰，宋平子作诗为寿曰：“江淮回首少年场，北望中原志岂荒。结果平生解墓草，几人伏解惜灵光。”又曰：“辅国将军谁赐印，太和尊夏事茫茫。聊喜故山堪采药，更看诸子渐成章。”并作长序以明之。可惜孙、宋二氏均不及见鼎革，同余不一一。孙氏一生巨著由于学博深思。与鸿儒名流交往，亦不无关系。诗云如砌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此之谓尔！

孙仲容先生年谱简编

张宪文编

编者按：瑞安孙仲容先生，为晚清朴学宗师，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变法维新思想的前驱。后人为景仰乡哲，辑其生平事迹著为年谱者，有瑞安薛锺斗的《孙籀庠年谱》，宋慈抱的《孙籀庠先生年谱》，醴陵朱芳圃的《孙诒让年谱》。三谱以朱编为详，然以限于见闻，殊多误失。永嘉戴家祥先生尝为文以纠之。民二十二年，哲嗣孟晋先生复尽发篋书，撙拾旧事，成《先征君籀公年谱》八卷。此谱为长编性质，资料繁富，考订翔实，为后人研究孙氏学行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，然头绪纷繁，亦不免失之芜杂。其后，孟晋先生更张义例，务期简明，复有《先祖考逊学公、考籀庠公两世大事年表》之作；外孙洪煊椿君，亦取薛、宋、朱三编据孙编以订其疏误，写成《孙籀公年谱三编合校录》。至此，对仲容先生年谱的编写和事实的考订，可以说是无多缺憾了。

兹编综览众谱，除揭举孙氏行藏出处及其治学情况外，于其晚岁继承永嘉经制之学，针对时弊，议变法，阐西学，办实业，兴学校诸大端，並多加胪列，以见孙氏政治思想之演变。孟晋先生之谱，以子传父，宜其详赡咳博，为他家所不及，然其记事，亦间有遗漏处：如光绪四年春正月，仲容先生尝自江宁过杭沪归里，三月十一日复携眷自温渡海，越二日至申江，于三十日抵江宁藩署，则由于孟晋先生未见与戴佐宣六峰先生（孙氏正室诸夫人之舅父）诸书而失录；庚子八国联军之役，沿海戒严，瑞安办理团防，举孙氏总其事，任内曾购储粮食，诸领枪枝，火药，铜帽，于防卫诸端，多所建树，亦以孟晋先生未见《答陈栗庵庚子筹防刍议书》，其事遂付阙如。凡此之类，均于编中加以补苴，以符历史事实。

哲人往矣，而遗泽犹存。至今言经子古文字之学者，举世必称先生；言浙南教育科学之发轫，亦无不举先生以概其余。而乡里后生，以岁月迁移，隔于世代，视先生似邈乎远矣。兹编之辑，旨在钩稽诸谱，略具纲目，使乡里青年一代，能稍知先生爱国救时之风范，与夫研治学术之精神，庶几希风往哲，景仰前徽，进一步发扬地方文献，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，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。抑有进者，先生晚岁之行事，每与瑞安近代史实，息息相关，今瑞安方事修辑方志，兹编所录，于方志之编撰，或亦不无资助。顾侧在下风，深惭简陋，错误之处，倘有瑞安诸前辈，条举而匡正之，则幸甚也。

先生姓孙，名诒让，少名效洙，又名德涵，字仲颂，一作中容，号籀庠居士，别署荀羨。其里居读书之室，曰述旧斋，掸艺室，经微室，一孟庵，五凤砖研斋，百晋精庐，百晋陶斋。先世籍福建长溪，五代时始迁祖佺陵移居浙江瑞安二十五都集善乡之盘谷（今名洋

埭)世称盘谷孙氏。清季,复迁居瑞安县城。曾祖祖铎,字政敷,号洙堂,邑庠生。祖希曾,字贯之,号鲁臣,邑增生。父衣言,字韶闻,号琴西,晚号逊学老人,道光三十年庚戌进士,历官翰林,知府,道员,按察使,布政使,以太仆寺卿致仕。先生为衣言次子,娶永嘉茶山诸氏,侧室陈氏、杨氏、侯氏、李氏。生男子九,长延畴,十五岁殇;次延煦,去嗣伯兄诒谷;次延钊,延锴,延瀚,延炯,延撰,延灏,延著。女二,长殇,次适同里洪锦波。晚岁清廷屡以经济特科、京师大学堂监督、礼学馆忌撰征,终不赴。时称孙征君。

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(1848) 一岁

是年八月十九日巳时(阳历九月十六日),先生生于瑞安县治西北二十五里集善乡泮埭茂德里之演下村。

道光二十九年己酉(1849) 二岁

冬,父琴西公至京师。

道光三十年庚戌(1850) 三岁

是年,父琴西公成进士,入翰林。秋间,乞假南归。先生仲父棗田任广西学政。

咸丰元年辛亥(1851) 四岁

冬,父琴西公携眷北行。

咸丰二年壬子(1852) 五岁

春二月,随两亲抵京师。

咸丰三年癸丑(1853) 六岁

春二月,太平军克江宁,定为国都,改称天京。夏,父琴西公派充实录馆协修。是年,仲父棗田自广西归,奉命在籍督办团练。

咸丰四年甲寅(1854) 七岁

父琴西公奉命入直书房。

咸丰五年乙卯(1855) 八岁

夏五月,父琴西公以翰林院编修入直上书房,授惠亲王诸子读。秋七月,文宗移驻圆明园。自是年八月,随父于直庐澄怀园逾三载。

咸丰六年丙辰(1856) 九岁

侍父受《四子书》及《周礼》。春三月,父琴西公以翰林院侍讲充会试同考官。

咸丰七年丁巳(1857) 十岁

从父读书识文义,浏览《汉魏丛书》以为乐。

咸丰八年戊午(1858) 十一岁

夏六月,父琴西公出任安徽安庆府知府。十二月十九日行抵庐州,于军中接篆。先生随母叶太夫人归里。是年,金钱会起事于平阳。

咸丰九年己未(1859) 十二岁

春、夏间,父琴西公辞安庆知府,自皖归里,授先生诗法。

咸丰十年庚申(1860) 十三岁

秋七月,草《广韵姓氏刊误》一卷,始为校雠之学。八月,英法侵略军入北京。

咸丰十一年辛酉(1861) 十四岁

秋八月，金钱会自平阳渡飞云江，泮埭祖居毁。先生随祖父母、父母避居郡城，嗣又僦居永嘉温溪，再迁、孙坑。作温州杂事诗数十首，稿佚。

同治元年壬戌（1862） 十五岁

春正月，金钱会起义失败。父琴西公偕父母妻子归瑞安，僦居城内水心街许氏宅。二月，伯兄治谷抗禦太平军战死于邑之西乡桃溪，年二十五，

冬十二月，随父琴西公、母叶太夫人赴皖，道出闽赣，在南昌旅邸度岁。

同治二年癸亥（1863） 十六岁

春二月，父琴西公行抵安庆，权卢凤翔兵备道，治军临淮，暂驻寿州。夏五月，先生奉母亦自赣至皖，居寿州。是年，读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及《皇清经解》，知清儒治经、史、小学家法。

同治三年甲子（1864） 十七岁

夏六月，太平天国天京陷。是年，仲父蕙田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罢官归。

父琴西公丁母丁太夫人忧。冬十月，侍父自寿州南归。道武林，得元大德本《白虎通德论》，旧钞本《水心别集》，又得阮刻校本《薛尚功钟鼎款识》，始事鉴藏善本，治金文之学。

同治四年乙丑（1865） 十八岁

春二月，父琴西公抵里守制。夏五月，祖父卒。冬十一月，父琴西公应浙抚马新贻聘，主讲杭州紫阳书院，先生随侍。是年，草《白虎通校补》一卷。增订《广韵姓氏刊误》，写成二卷。

同治五年丙寅（1866） 十九岁

是年，正室诸恭人来归，寓永嘉城南虞师里李氏居。院试，以第一人入邑庠，出学使秦兴吴存义门下。读书有笔记，题《讽籀餘录》。

同治六年丁卯（1867） 二十岁

是年，侍父于杭州紫阳书院。秋，应浙江乡试，中式第四十四名举人，出正副考官太和张沅、南皮张之洞之门。校勘钞本宋王致远《德安守城录》一卷。

同治七年戊辰（1868） 二十一岁

春二月，父琴西公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荐起，以道员需次江南，谒选赴京。三月，随父至京师，预礼部试，不第，于四月二十六日出都，返瑞安故里。冬十一月，侍父于江宁，居瞻园。时张文虎、刘寿曾、戴望、唐仁寿、刘恭冕、成蓉镜、梅延祖、莫友芝等俱在金陵书局，先生与之切磋学问，为其后重疏《周官》精研经子及古文字之学启其机杼。

同治八年己巳（1869） 二十二岁

在江宁。夏，始草创《温州经籍志》。四月，父琴西公以马新贻奏，署理江宁布政使。是年，校集宋郑之缉佚署《永嘉郡记》凡五十余条。又撰《温州建置沿革表》。

同治九年庚午（1870） 二十三岁

在江宁。冬十二月，侍父同从妹婿黄岩杨晨会诸胜流于飞霞阁，祀东坡。是年，作《四灵集笺异》，校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，有礼记数十条。

同治十年辛未（1871） 二十四岁

春正月，写定邵懿辰遗著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校注》二十卷。北行，道出京口，初游金山，焦山。至京师，偕谭献同寓绳匠胡同，与缪荃孙过从甚密。再试礼部，不第。夏五月朔，张之洞，泮祖荫集都下知名士李慈铭、王闿运、桂文灿、王懿荣、赵之谦等十九人于龙树寺，先生与焉，年最少。旋返江宁。校《浪语集》，为札记。

同治十一年壬申（1872） 二十五岁

在江宁。曾国藩重督两江，父琴西公补江宁盐法道。冬十月，草《商周金识拾遗》三卷成。复撰《毛公鼎释文》。十一月，父琴西公补授安徽按察使，进京陛见。

是年，始号籀廬。

同治十二年癸酉（1873） 二十六岁

春二月，友人德清戴望卒于江宁，先生偕海昌唐仁寿经纪其丧，得其遗书多种。夏四月，父琴西公就任安徽按察使，先生随侍。

是年，始创《周礼正义》长编。

同治十三年甲戌（1874） 二十七岁

春，三上礼闈，报罢。五月，南归安庆，再游金、焦，手拓汉定陶鼎并螭螭铭、唐经幢诸石刻以归。

光绪元年乙亥（1875） 二十八岁

夏六月，由山西~~潞~~捐，援例得主事，签分刑部，充福建清吏司行走。秋八月，父琴西公授湖北布政使，于故里瑞安北门宋都桥南营新居成。以正屋后院北斋三楹为先生归时读书之所，先生额之曰述旧斋，别署撝艺室。

光绪二年丙子（1876） 二十九岁

春正月，父琴西公以新授湖北布政使入觐，自皖启行，先生随行。在河南项城得周要君孟，固自署一孟庵。三月，父琴西公出都，四月，抵湖北就任。先生留葛兴胜寺，逾月南行，居武昌。

光绪三年丁丑（1877） 三十岁

春二月，至京师。西试礼部，不第。夏四月，父琴西公调补江宁布政使。秋八月，先生出都，省视父母于江宁官署。居江宁。是年，撰《温州经籍志》成。写定《汉石记目录》凡百六十六种，二十三卷。尝至杭州访丁松生，得观嘉惠堂、八千卷楼秘藏之盛。从假得影写吴文定《墨子》手钞本，校正伪字甚多。为征集乡哲遗书，作《征访温州遗书约》。

光绪四年戊寅（1878） 三十一岁

春正月，自江宁过杭沪归里。二月，与从弟诒燕至邑之陶山访碑。三月十一日，携眷自温渡海，十三日至申，三十日抵江宁，居藩署。夏五月，写定《永嘉郡记》一卷，付印。六月，母叶太夫人卒于江宁。

光绪五年乙卯（1879） 三十二岁

收藏嘉兴姚氏旧彝五凤三年砖研一方，因署所居曰五凤砖研斋。秋八月，父琴西与江督沈葆楨政见不合，以太仆寺卿内召，请告返里省墓，旋称病致仕。

九月，先生扶母亲先归，初六日自江宁启行，十月十六返抵瑞安。自是家居。始与同邑林庆衍及周珣、周澡兄弟搜访郡邑金石古刻。是年，校刊同邑方成圭《集韵考正》成。